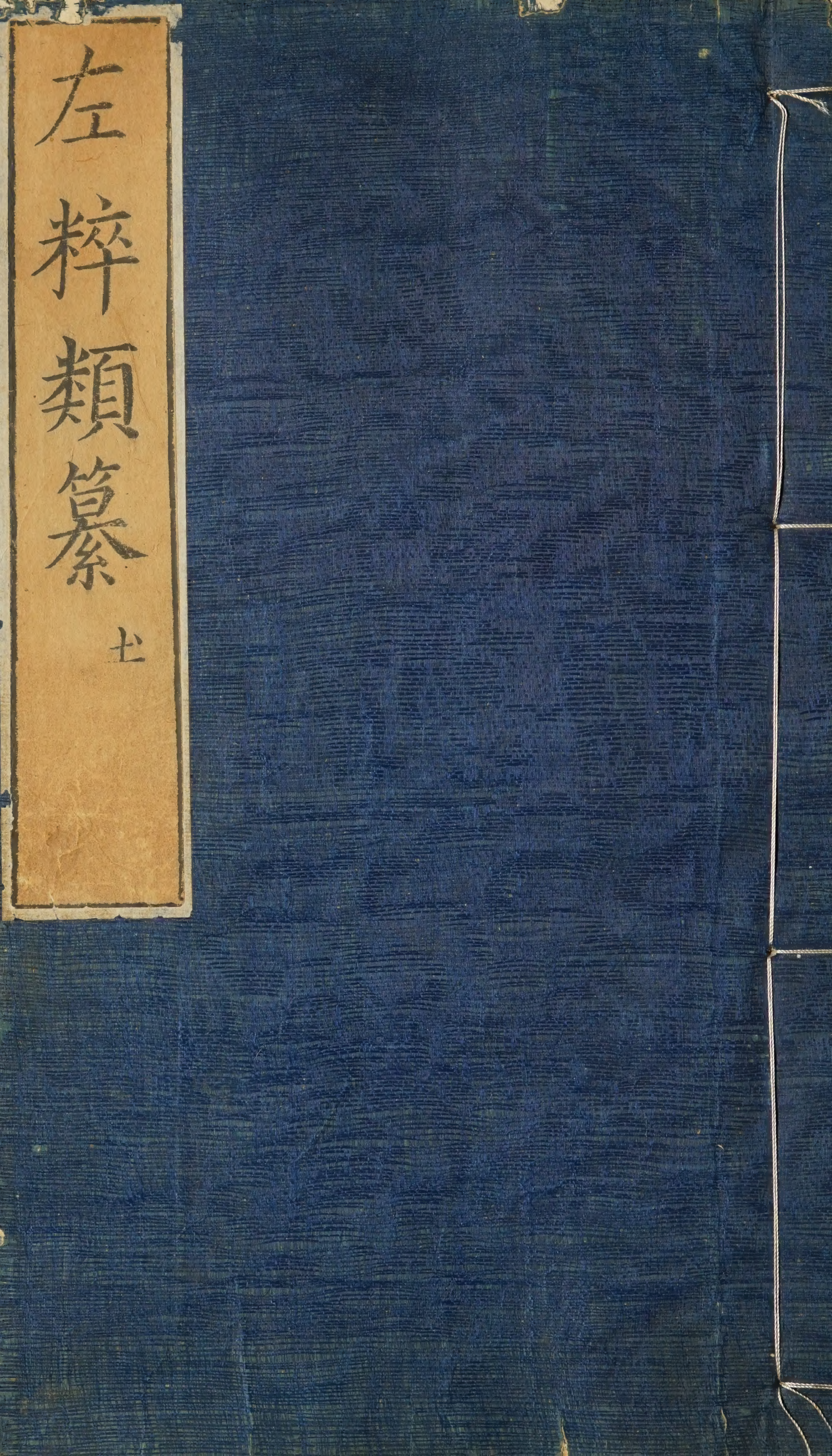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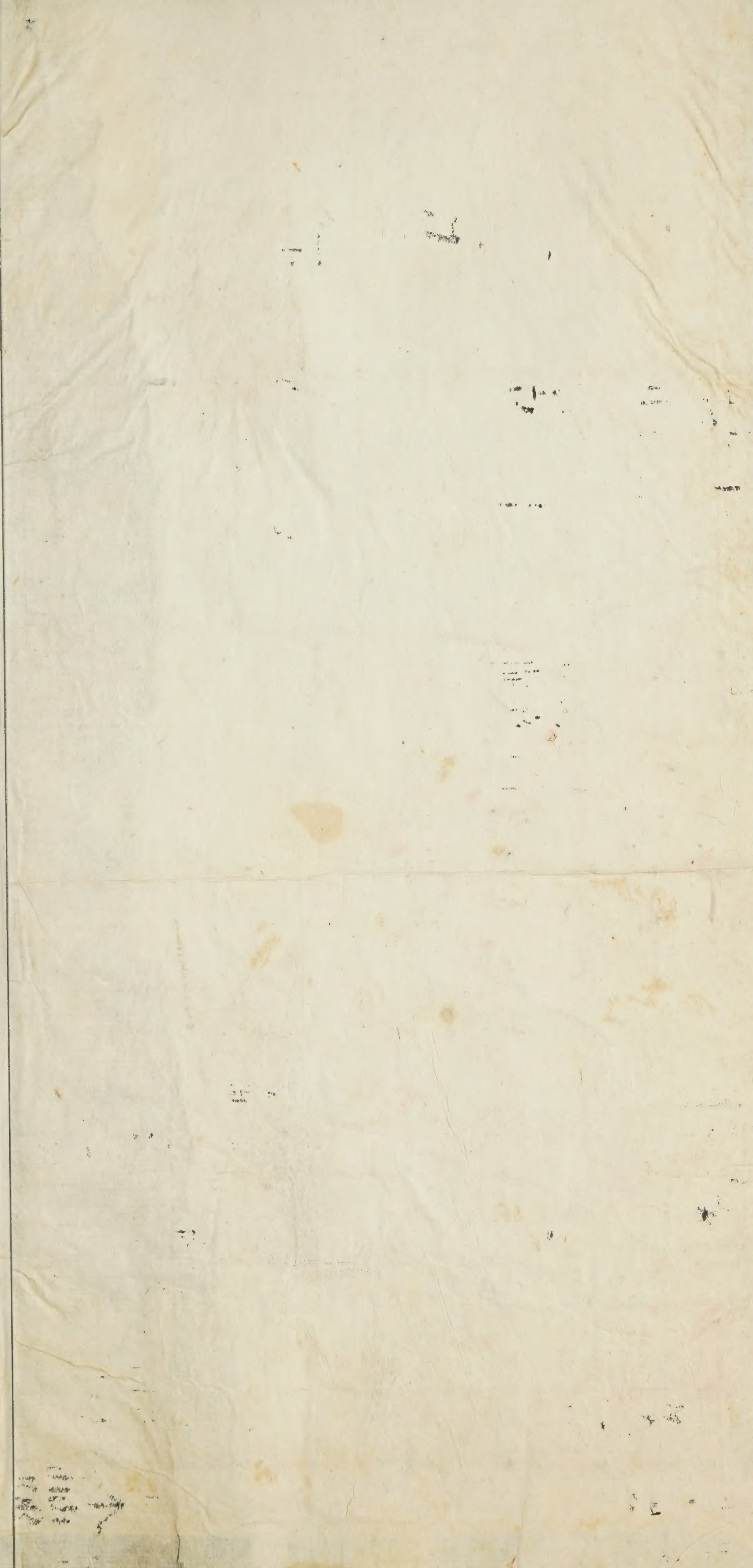


左粹類纂

上





左粹類纂卷之六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賦詩

古有禮會因詩以見志春秋時猶有存者諸國中惟魯晉鄭爲尤盛風流文雅萃於一時豈亦有音譜相傳耶有能有不能學與不學耳不然何六月之賦大明之賦秦楚能之而慶華齊宋世家反不知相鼠蓼

蕭之詭何也噫後之華慶亦多矣

○魯

莊叔樂晉饗禮 左傳文公三年

公文如晉晉侯襄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篇取其旣見君子樂且有儀之意也莊叔叔孫得臣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大雅篇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之意也

穆姜拜勸季文子 左傳成公九年

季文子行父如宋致女禮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之魯伯姬爲宋共夫人故復命公成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篇以喩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

姜伯姬母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諭文子得己意

○○穆叔重拜鹿鳴左傳襄公四年

穆叔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荀罃之聘也晉侯悼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文王大雅之首二曰大明三曰緜又不拜歌鹿鳴之三鹿鳴小雅之首二曰四牡三曰皇皇者華三拜韓獻子厥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之以樂以辱吾

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一一合禮可謂使矣

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告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爲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說詩咨諏咨謀咨度咨詢之義）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季武子承晉徵命（左傳襄公八年）讀

晉范宣子（士匄）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徵兵）公（襄）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召南篇欲魯及時同討鄭也）季武子（宿）曰誰敢哉（敢不從命）今譬

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唯命武子賦角弓小雅篇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之意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篇欲使晉悼繼文之業復授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楚圍宋晉救之戰于城濮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君子以爲知禮

穆叔從晉師濟涇國語

諸侯伐秦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之故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　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豹曰諸侯謂秦不共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邶風其詩曰濟

讀

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不知其它
傳曰穆子賦匏有苦葉 言必濟 叔向退召舟虞
掌舟者 與司馬 掌兵者 曰夫苦匏不材於人 言不可食 共濟而已
可以渡水 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穆叔求援於晉 左傳襄公六年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禘三年喪畢之吉祭時平公新立未三年也 與民之未息 新伐許及楚 不然不敢
忘魯不救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晉請於 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 欲及閒暇之時 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 荀偃 賦圻父 小雅

篇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使百姓受困無所止蓋以諷偃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小雅篇謂魯國憂困嗷嗷然如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季武子如晉拜師 左傳襄公十四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爲魯伐齊故宿往謝之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小雅喻晉憂魯猶夫召公也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亦小雅以晉悼公比吉甫之匡王國

季武子聘宋 左傳襄公二十年

参詩簡明

季武子（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謂盡八章以見二國相安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襄）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小雅篇武子賦此諭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小雅篇諭武子奉使爲邦家之光）武子去所（避）曰臣不堪也

穆叔刺齊慶封 左傳襄公二十七二十八年

齊慶封來聘叔孫（豹）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鄘風取其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亦不知也 來奔（以盧蒲癸亂故）叔孫穆子（豹）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居之朱方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執慶封殺之）

賓

是前之母文雅如此知禮如此孔子稱其不淫集婦德也

○穆叔譏宋華定 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元公新立享之爲賦蓼蕭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叔孫舍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言不久在位越八年與華亥向寧謀作亂元公攻之以南里叛奔楚

姜敬饗宗老 國語

公父文伯歠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邶風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

古人忘己不分彼我各出所能以事其主如重耳使狐偃而自謂不如趙衰之文要以共成其事之美耳在之晉秦之賓答不失辭動不失禮游惟衰與重耳

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不犯禮）微而昭矣（賦詩之意）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晉

○子餘善荅秦賦（國語）

秦伯（穆）將饗公子（重耳）公子使子犯（狐偃）從子犯曰吾不如衰（趙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衰字）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言此為明日將復燕）中不勝貌（情貌相違）耻也華而不實耻也不度而施（不度力而施德）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

雖僕與有榮焉

不可以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小雅篇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小雅篇言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祀）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雅）

國子子展先之所賦以歆其心後之所賦以明其義故晉侯拜

○侯

言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公子賦河水逸詩也取朝宗于海以尊秦也秦伯賦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以喻重耳歸晉以能佐天子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聽

○齊鄭求釋衛侯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衛侯獻如晉晉人執之爲孫林父屢訴衛伐之故齊侯景鄭伯簡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平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篇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國景子弱相齊侯賦蓼蕭小雅篇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于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

于先而歸衛侯于後也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君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武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以殺晉戍三百人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稱楚薳罷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平享之將出賦既醉大雅篇比晉侯於太平君子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罷字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韓宣子歷聘 左傳昭公二年

晉侯平使韓宣子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也公昭享之季武子宿賦緜之卒章大雅篇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臣 韓子賦角弓小雅篇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篇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召南蓋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善子辭禮

也不臣[志氣驕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尾之子使見宣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比宣子於武公]宣子賦木瓜[衛風義取欲厚報以爲好]

○衛

甯武子不輕荅賦[左傳文公二年]

甯武子[衛俞]來聘[魯]公[文]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皆小雅篇]不辭又不荅賦[魯官失所賦辭之則彰其失荅之則當其寵]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作言以爲樂工所習偶及此初不爲我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明）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鄭

七子賦詩觀志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鄭伯（簡）享趙孟（武）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謂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亷鄘風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笫之言不

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以其淫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此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小雅篇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取其邂逅適願)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風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顧禮義也)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鄭伯未有淫亂之實而伯有賦鶉奔以誣之)以爲賓榮(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云)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越五

年伯有爲子晳駟帶所殺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簡公享使臣 左傳昭公元年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簡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子皮遂戒穆叔豹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以非聘私於子產曰武請

於家牢矣[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召南義取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也]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愛]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命從]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以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常棣[小雅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兕爵所以罰不敬舉此以免罰爲義]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六卿餞晉韓宣子 左傳昭公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晉韓起聘鄭歸]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取邂逅適願）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其舍命不渝邦之司直以美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相警戒）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詢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周頌以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後號之會楚圍賦大明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以戒之具十一卷叔向料楚圍向之會戒子以晉信讒而賦青蠅具四卷戎子不屈於晉申包胥之乞秦師也哀公爲之賦無衣以示同仇具四卷申包胥乞秦師如此類者皆不復贅其他寂寥短章者亦多不錄

盟載

盟夏末之前聞也自周有之世道降矣且春秋之盟亦煩矣而其載不盡傳常也今讀其僅存者一則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則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何人不自信而相懼以神哉人心佻矣於戲君臣而兩猜焉夷夏而狎主焉兄弟而恫疑恐喝焉

晉文旣捷楚不朝於京師獻楚俘以警衆乃坐使天子下臨主盟進位侯伯後世脅天子以取九錫者事肯有殊

此豈細故而可習爲常哉是故經世者欲
變周制

○周

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作王宮于踐土 晉文公敗楚于城濮襄王下勞故作宮 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按祝佗語萇弘曰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衆 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魯

季武子盟臧孫紇斬關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孟孫惡臧孫（仲孫速與臧孫紇不相得）孟孫卒（少子羯立）孟氏閉門告於季孫（宿）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兵備）孟氏將辟（穿）藉除於臧氏（借人以治墓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臧紇畏孟氏以甲士從往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奔邾自邾如防（私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甲從）非敢私請（言為先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去避）乃立臧為（以後臧氏）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從者）曰其盟我乎（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凡國石臣外史掌之）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仲遂殺之立宣公倭）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譖成公且季孫行父於晉晉辭公于平丘執行父于苕丘）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臧昭伯盟從昭公者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公孫于齊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勝而奔）次于陽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以明處者有罪從者）

無罪纏綣從公無通外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以公命示子家子羈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才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或欲通內外求解皆且欲去君偽負罪以奔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孔子抗齊人盟 左傳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夾谷魯及齊平齊景公欲以萊兵劫魯定公孔子相禮奉公退而卻萊兵將盟微者共終盟事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大夫揖對曰而不

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晉

士燮盟楚于宋 左傳成公十二年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晉楚頻年爭鄭氾之役晉獲楚鍾儀既而歸之使求成楚使公子辰請之晉使糴茷報之宋華元與晉欒書楚公子嬰齊相善聞晉楚修成遂如兩國以合成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享其利任其患 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 成 如晉聽成

○晉鄭同盟于戲 左傳襄公九年

諸侯伐鄭鄭從楚晉悼公合諸侯伐之鄭人行成同盟于戲用荀罃謀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子輒公子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簡晉士莊子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恃兵力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

武子之言似知自反者

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荀罃）謂獻子（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鄭同盟于亳（左傳襄公十一年）

諸侯伐鄭（晉悼公再駕之師）鄭人行成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天神）名山名川羣神羣祀（任祀典者）先王（如宋祖帝乙鄭祀厲王之類）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

祖（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衛

○甯武子盟衛人于宛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晉文公伐衛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人出君于襄牛以說於晉遂奔楚至是聽其歸）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以及此憂也（謂出君）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有不相和）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

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齊

○晏子易慶封載書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靈公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 弑莊公立其弟景公 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公廟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 讀書未終而晏子易其辭 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按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溴梁之盟曰同討不庭亦有誓辭如重耳及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秦康公歸士會曰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士匄撫荀偃尸曰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此類約辭悉不錄

謠誦隱語

康衢有謠擊壤有歌唐虞之世則然也是故風聽臚言於市聞謗譽於路省方者唯此之務焉驪山輿尸自繫箕也乾侯客死應鸜鵒也彼童子何知而如響一至此哉夫民亦可畏矣天之視聽在民亦徵矣然則城濮之誦不借聽之澤門之謗務為分之者其知此也夫

○周

檿弧箕服謠 鄭國語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共處也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沫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裳正幅曰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毀齔毀齔毀齒也未盡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於褒褒人褒姁有

獄而以入于王幽王遂置之赦而嬖是女也使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宜咎申后所生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求之申申人弗畀王伐申申繒繒申之與國與西戎會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下

○魯

朱儒誦左傳襄公四年

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地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時衣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謂襄公幼弱朱儒是使紇短小故號朱儒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費人歌左傳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憂患貌）湫乎（愁隘貌）攸乎（懸危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非其宜）從我者子乎（謂不失美稱）去我者鄙乎（謂爲人所鄙）倍其鄰者恥乎（謂叛親必辱）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鸜鵒謠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鵒作）公出辱之（謂昭公失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意如毋歲買馬饋之）鸜鵒跦跦（跳行貌）公在乾

侯徵褰與襦（每歲歸從者之衣屨）鸜鵒（瞿谷）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謂昭公客死裯昭公名）宋父以驕（謂定公代立宋定公名）鸜鵒（瞿谷）鸜鵒（瞿谷）往歌來哭（生出死還）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伐季氏（是歲）秋叔孫氏（司馬鬷戾）孟氏（懿子）伐公徒公孫于齊（齊景公爲取鄆居之凡四年）公如晉在乾侯（凡三年）平子（意如）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公薨于乾侯公子宋即位

○晉

取虢謠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獻）圍上陽（虢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朔旦）龍尾伏辰（日月會於尾故尾星不見）

匹夫崇賄尚災其身安有惠公而不敗者

輿人誦詞與古詞違

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取虢之旂鶉之賁賁（火星見於南方其狀賁賁然）天策焞焞（天策傅說星也近日星微故無光）火中成軍（鶉火正中軍有成功）虢公其奔（已上皆謠言）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正日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時獻公二十二年）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背賂誦（國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惠公夷吾求納許秦以河外列城五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丕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及即位皆背之）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謂里丕）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謂秦之賂）得國而狃（快）終逢其咎（謂惠公）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既里

丕死為惠公所殺　公隕于韓戰于韓原為秦所獲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省察而習行之戒備畢矣

○改葬共世子誦 國語

惠公即位出其世子申生而改葬之臭達於外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共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子有如此之臭蓋指惠公致之也貞為不聽以正葬之不見聽之信為不誠信心行之不見誠也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

重耳爲國人所戴如此

（謂惠公思文公）各聚爾有（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言民心欲去安士重遷故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言十四歲後無有微者亦亡謂懷公圉也秦納文公使殺懷公于高梁）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重耳時在翟故云翟公子）鎭撫國家爲王妃兮（當爲霸與王對）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愼也必或知之（善惡必爲人所知）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二七）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形）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耿光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燿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燿以炤之

以子產爲政尚致領於三年之

不至何待欲先道者行乎將至矣

城濮輿人誦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文公次于城濮楚將與晉戰楚師背酅而舍負險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可建新功不足以念楚之舊惠蓋以文公退三舍以報之故云公疑焉疑衆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及戰果敗楚師食其穀三日

○鄭

○輿人子產誦 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奢侈者

役後人欲速不速又何尤也以子産爲政尚致怨於一年之前後人輕才數易又何尤也

畏法故云取我田疇而伍之兼并者失志故云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之助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我政

○宋

城者謳 左傳宣公二年

宋城華元爲植主事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謂華元目大腹棄甲而復謂元與鄭戰大棘見獲而逃歸于思于思謂華元多鬚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言牛與犀兕之皮皆可爲甲棄之何害彼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不如丹而漆之使益堅固華元曰去之夫夫指役夫其口衆我寡

築者歌 左傳襄公十七年

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晳白也言國父白色居於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黔黑也言子罕黑色居於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闔門廬戶）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野人歌 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侯（靈）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舊通于南子故公召之）大子蒯

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豕也得牡則定]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大子羞之[於是欲殺南子而不果遂奔]

○齊

萊人歌 左傳哀公五年

公[景]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師衆也]何黨之乎、[黨所也之往也言往何所哀之也]

附

隱語 [軍中不得明言故爲隱語]

楚申叔展救蕭大夫 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附其城）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蕭大夫還無社素識楚申叔展故因卯以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蓋欲使無社逃水中無社不解其意）河魚腹疾奈何（叔展乃問既無禦濕藥如有水患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始解欲入眢井使救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無社結茅以表井須哭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蕊兮余無

所繫之(言上之人服飾備而我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言上有旨酒而我與賤人俱不得飲)對曰粱則無巳(精者)麤則有之(糲者)若登首山以呼(軍中不得出糧故教儀爲私隱)曰庚癸乎(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則諾(諾其讀而與之)

左粹類纂卷之六終

左粹類纂卷之七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謀畧

好謀而成者與之行師聖人固貴謀也國可以無謀臣哉無扞采樵屈瑕之所以勝絞也三分四軍知罃之所以駕楚也鄢陵宵遁子反醉也棫林遷延欒黶不用命也先濟之皷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

敖前七覆備有先也然則斯諫斯獻也庸忽之弑若彼壽胙而申生縊逆尸而夏姬行竭粟而昭公弑其事則皆三綱所繫尤可爲永鑒也巳

○魯

曹劌敗齊師 左傳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 桓公以魯納子糾故 公莊 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 與其謀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

雖係詐謀之術
然亦戰陣之機

信（無虛 況）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一端）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則民思報）

之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載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胡氏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以告之詞而彊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

公子偃敗宋師　左傳莊公十年

或曰叔牙雖後無補後日閔公之禍恐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既沒慶父叔牙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齊於長勺又侵宋故來報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以虎皮蒙馬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以徑人之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捷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鬭勇於禍之始

季友鴆叔牙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公莊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友與叔牙慶父皆桓公子對曰臣以使奉般莊公子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

強盛雖有季子之忠果儒之俗亦不能爲破誅牙乃魯之所以存亡與慶父成敗所係大義滅親稱君以殺春秋所以不貶之

叔孫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成季奔陳呂氏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氏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借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盡亦有之遠竄之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孟獻子請爲賄於楚左傳宣公十四年

楚子圍宋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宋殺申舟圍之孟獻子蔑言於公宣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品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之類嘉淑而有加貨若有喜慶則又加物謀其不免也誅責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公使聘之

○壽

與齊將敗不受其田故孔子以智稱之

胡氏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闖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

○臧武仲辟齊禍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莊將為臧紇田紇以孟孫之譖季孫之攻斬鬬奔邾求為後於魯魯既立臧為紇乃致防奔齊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誇功對曰多戰功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欒盈之叛而後作焉寧將事之晉若安又非將事之鼠何如乃弗與田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田故激其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冶區夫謀克費 左傳昭公十三年

南蒯以費叛如齊（以意如不禮故）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又爲所敗）平子（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皆劫以威）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圉人殺公若 左傳定公十年

叔孫成子（不敢）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

若爲郈宰武叔既定定卿位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詐爲固陋不知禮而以劍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如其計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鱄設諸殺吳王亦用劍遂殺公若

駟赤出侯犯 左傳定公十年

侯犯以郈叛武叔使侯犯殺公若犯不副命故叛武叔州仇懿子何忌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詩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

事、既叛魯又不事齊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

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

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

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

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覘虛

實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因侯

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

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邑侯犯殿、在後每

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責其數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自有識別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留此而與之數數甲以栝付駟赤止而納魯人還圍郈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於魯

○晉

士蔿欲多虢惡 左傳莊公二十七年

晉侯獻將伐虢虢再侵晉故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教民有素而後可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民而力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欲乘此時伐之

荀息假虞伐虢 左傳僖公二年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馬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獻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按穀梁傳曰息曰如受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先是冀嘗伐虞故息爲甘言以悅之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言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伺候寇掠以侵

玩

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師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居二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固諫不聽晉滅虢虢還遂襲虞滅之呂氏曰息以璧馬覆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爲智以吾觀之亦未得爲智也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近在肘腋曾不能誅拙孰大焉

○驪姬謀立奚齊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男爵女以驪姬納女以求成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嬖大夫皆名五使言

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始封於曲沃）蒲與二屈、（南屈北屈）君之疆也、（外邑）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章其功）使俱曰、（俱使晉國之人皆言）狄之廣莫、（謂蒲屈）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使居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晉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爲耦、以喻墾傷晉室）

驪姬謀廢申生 國語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謂申生重耳夷吾）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欲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欲發之）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速斃）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可辱者雖重必遷）若不知辱、亦必不知、（無所知）固秉常矣、（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得君心外見寵愛）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所惡皆見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外盡善意待太子內以不義加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

[illegible]半而泣因愛
方人也

豈惠于民而不
惠于父獻公天
理之言也但驪
姬以深巧至好
主于內而二五
優施又從而羽
翼之如弓弩畢
弋格削羅落罝
罘莫不畢具雖

爲易辱，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
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
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有術〕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夫子〔指太子〕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刼君〕君未
終命而不沒，〔不令終〕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公曰：夫子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
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
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無私親〕衆
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憚殺君〕以衆故不敢

有甚於禽獸安
所逃之

愛親言欲殺君以除民害衆況益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晩蓋者也以後美掩前惡凡民利是生爲民生利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殺昭侯於翼莊伯伐翼殺孝侯武公滅翼而兼之獻公滅桓莊之族唯

此正獻公之所以爲獻公而驪姬深知之故勸以擾政以激之也

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君不勝翟雖濟其皐可也君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敗翟于稷桑而反

李氏敘申生本末詳盡中間巧計詐術皆剔括無遺使人讀之如在當日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往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許衆以取國雖欲有退悔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語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母申生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置鴆于酒置堇于肉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於新城廟

真氏曰驪姬之譖申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譖愬可

○讀

層層鋪述有節足發隱微無有遺憾

齊桓既沒楚益憑陵中國宋襄

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啟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啖之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然恐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又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發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縋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

○○文公城濮之捷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成及諸侯陳蔡鄭許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文公出亡過宋宋贈以馬二十乘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懲畜之又以敗師故晉文特起救宋之志欲制強楚曹衛皆華附夷即侵伐之然晉文實在於救宋服楚不在於侵曹伐衛

爲晉文寬一步又一見

謂非厚宋以激楚也

宋免矣楚亦使申叔戍穀以偪齊故云晉侯文侵曹伐衛侵曹者報觀狀之怨伐衛者報與塊之怨其曰救宋蓋假公以濟私也晉侯齊侯昭盟于斂盂衛侯成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楚人救衛不克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楚宋解圍故復來告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不救則與晉絕而歸楚告楚不許今退師而不得我欲戰矣齊秦未可不肯助戰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詐使宋與晉絕而以賂求救于齊秦使告楚請退師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不言執衛君者已出故也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從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宋之賂怒楚之頑必自與戰公說執曹伯共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私許曹衛之復非愛曹衛以激楚也

[illegible]計巧而中

子玉楚大夫得臣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衛在竟故曰復曹見執故曰封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謂以救宋為晉之惠臣取二謂子玉以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擊之先軫曰子與之姑且許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復衛封曹釋宋圍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定三國我有三怨亡三國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

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初文公出亡過楚楚成王曰若反國何以報我對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楚〕我曲楚直其眾素飽〔直氣充〕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無可責〕若其不還君退〔晉辟舍〕臣犯〔楚子玉欲戰成〕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負險〕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以草之盛喻晉兵〕舍其舊而新是謀〔謀立新功不必念舊惠〕公疑焉〔疑眾之背〕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

觀子玉之辭甚驕而不料敵安得不敗但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子玉不忍私忿固欲與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不能止以強君而不能制一強臣此固狐偃先軫之所以知其必勝也

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戲為戲見子玉輕敵之甚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得楚止師之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戒飭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驂馬之飾也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百人爲卒此蓋子玉之親兵也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鬬勃將右

敍得簡盡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使若必却欒枝使輿曳柴起塵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還呂氏曰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不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

已讀

陽處父退楚師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陽處父侵蔡即楚故楚子上鬭勃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碎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

紓我、謂楚不肯先渡則亦當退舍而緩我使我得渡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

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成大心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

△趙穿撓臾駢之謀 左傳文公十二年

秦伯伐晉、襄公卒、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雍至晉、晉背先蔑而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故來報、晉人禦之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時會出奔在秦曰若

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駢趙氏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

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使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言兩軍纔交戰而遂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兩無大傷）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壽餘誘歸士會 左傳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背先蔑立靈公故會從蔑奔秦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狐射姑殺陽處父奔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在外事且由舊勳射姑之父狐偃有功郤成子缺曰賈季亂且罪大專殺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其奔宜子背之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康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

○[illegible]

鄭之役六卿大夫司馬皆在三師不欲勦民先穀違命濟師但林父既爲元帥法得專制既不能禁副將之違令而專行又不能督士卒親矢

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撾）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荀林父知難冒進 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鄭既受楚盟又貳於晉故楚莊怒而圍之既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無釁）不爲是征（伐以討罪不因此六事）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

若以破敵喪師之罪夫復何辭吳楚叛亞夫為將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亞夫謹守便宜竟平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日久無功裴中立監師雖韓弘亦興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主帥一夕而潰此存亡反覆之跡也

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夏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尸楚陣名武王始為此法以戟為陣）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軍之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以為宿備）前茅慮無（茅楚以茅為旌幟在前者持之以慮軍中所無預為之備也）中權（中軍以制權謀）後勁（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各象其所建旗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不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詩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美武王能遵天道須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者昧也致討於昧武曰詩無競惟烈言武王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業撫而取之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不成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卦初六變爲臨曰師出以律否

朱子曰左傳分惡事近世士夫多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

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次變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鄭)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謂荀林父先穀士會郤克趙朔欒書)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聞

之足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把先縠誅

[illegible]文尚至焉極佳

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示欲歸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謂荀林父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謂荀林父士會趙朔專行不獲不得專制聽而無上聽命於下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謂楚王避晉師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胡氏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軍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出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謂失屬亡師之罪而

□不能討陳亂
□矣三綱軍政
之不乃欲恃力
以□鄭不知楚
□□討陳亂則
所□有名而所
以□于言者又
□中兵節晉以
□父之將加以

從[illegible]子之分聽之之言知[illegible]而用之[illegible]不晉師於誰責乎

欒書不輕敵 左傳宣公十二年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 繼其後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 書 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治民 于 嘆辭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此訓民之言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治兵 于 亦嘆辭 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此訓兵之言 訓之以若敖蚡冒 皆楚先君 篳路 柴車 藍縷 敝衣 以啓山林箴之曰

[illegible]殺[illegible]師失得[illegible]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左廣右廣每廣有車十五乘）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周制二十五人爲兩楚倍之周一車用士十五人楚則用五百十人）右廣初駕（鷄鳴而駕）數及日中（數其時刻）左則受之（代右）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盟鄭）子良在楚（爲質）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從其請而許鄭伐）知季曰原屏（原趙同屏趙括）咎之徒也（咎猶彘子）趙莊子（朔）曰

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謂成王穆王伐鄭往返）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謂晉羣帥）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謂非敢敵楚）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士會有備不敗　左傳宣公十二年

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弗許請

使報成許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皆命而往其弗許與命往皆林父主之郤獻子
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和戰不決多備不敗士季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君行師從警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伏兵潘黨逐魏錡錡射麋以獻
王遂趙旃旃棄車走林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告王晉師至矣楚人亦懼

楚強行中國鄭受盟於辰陵然猶徼書於晉及邲之敗而楚伐宋益爲橫行莫得制之矣惜乎晉之不能養威而審謀也

之入晉軍也遂逆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此等舉措豈有紀律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時士會將上軍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 游車補闕者 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晉唯上軍不敗故楚爲方陣以從戰 駒伯 郤克 曰待諸乎隨季 士會 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 同 弃生民 不戰 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見士會之有備

春秋中國勝楚惟城濮鄢陵然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伐中國者惟鄢陵鄭伯倚楚攻晉使非呂錡射月之勝而晉倚鄭為援則楚之流毒天下何有紀極

欒書固壘之謀是也公不能聽後雖勝之亦天幸爾

厲公鄢陵之捷 左傳成公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晉伐鄭楚救之）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士燮）執戈逐之（怒其子）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閒一）王卒以舊（閒二）鄭陳而不整（閒三）蠻軍而不陳（閒四）陳不違晦（閒五）在陳而囂（閒六）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晦日陳兵兵家所忌）我必克之苗賁皇（自楚奔晉者）言於晉侯（厲）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楚頭既敗晉益驕情遂如欒氏之譖以殺三郤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欲使之知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恐其勞也子反醉而不能見王

內亂不靖況于外邪

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郤至勇而有禮國語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韎赤色韋熟皮跗注戎服也以赤色之皮爲之自要以下屬於跗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下車而奔傳曰免冑而趨風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示欽曰君之外臣至郤至晉卿故稱楚之外臣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當拜禮介者不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手之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

欒鍼承飲示暇左傳成公十六年

欲得瀟洒殊有旨趣

欒鍼見子重（楚令尹）之旌，請曰（請於厲公）：「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欒鍼見子重楚令尹之旌請曰請於厲公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以整兵為勇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以暇為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致酒於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鍼為車右故云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禮受而飲之

欒書嫁禍郤至 左傳成公十七年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欲廢之使楚公子茷戰鄢陵時晉所囚者告公厲曰此

戰也郤至實召寡君至嘗使楚以東師之未至也謂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悼公名時尚在周以事君楚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鄢陵戰時楚共王使人問至以弓至拜受之君盍嘗試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果有交通之跡遂怨郤至殺之

魏絳和戎左傳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子爵嘉父名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舊屬於楚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之不次）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代相立）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尨圉（四子皆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

夏遺臣事羿者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名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貪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如此一轉意味發攄流動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聚水草而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懼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四也鑒于后羿以羿之好田失國為戒而用得度為諸侯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知罃伐楚 左傳襄公九年

諸侯伐鄭從楚故季武子宿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樹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

約見事體三分四軍殊盡駕馭之道

晉見勝人非難

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休息）肆眚圍鄭（使效力）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無功）知武子（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罷得善勝之道矣

○魏絳謀息民　左傳襄公九年

晉侯（悼）歸謀所以息民（以不得志於鄭）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

以勝爲難

荀罃此舉何共武捷

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無盛餼）器用不作（仍舊）車服從給（不求美）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一師於牛首一師於向一觀兵於鄭東門）而楚不能與爭

○知罃克偪陽（左傳襄公十年）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罃）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謂伐偪陽欲以封宋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

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移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受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illegible]以謝罪)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

知罃致怨於鄭 左傳襄公十年

諸侯之師城虎牢(鄭巖邑)而戍之楚子囊(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鄭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有去志)必不戰矣(無鬪心)從之(服晉)將退不從亦退(諸侯退師)退(諸侯既退)楚必圍我猶將

不能禦楚不能
庇鄭甚極事理

衛欒黶不川命
[illegible]是

退也(晋亦退)不如從楚亦以退之(退楚)宵涉頓與楚人盟(晨晋)

(知)欒黶欲伐(鄭師涉頓)(鄭師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必勝)不如還也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

欒黶違荀偃之令 左傳襄八公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晋侯(悼)伐秦以報櫟之役也(秦鮑武當敗晋士魴

于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蠆)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

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再戰)唯余馬首是瞻(進退從之)欒

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乎荀偃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偃之道伯游偃字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帥不和恐致敗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晉人走齊師 左傳襄公十八年

晉侯伐齊平公討齊之叛將濟河獻子荀偃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曾臣彪平公名彪稱臣者明上有天子曾猶末也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

形容一時甚爲肖似文格古雅

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士匄）告析文子（子家）曰吾知子（相知）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設侯）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示衆）使乘車者左實（以人）右僞（以衣爲人形）以旆先（前驅）輿曳柴而從之（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荀偃）

意態可掬

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遂奔

胥梁帶執齊烏餘左傳襄二十六年

齊烏餘大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句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武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平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晉侯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

覌其言也森列
覌其陳乎

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侯齊晉宋爲其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魏舒變車戰法　左傳昭公元年

中行穆子荀吳敗無終山戎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五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爲伍故分爲三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不相聯屬進退易也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兩伍專參偏皆陣名以誘之翟人笑

之末陳而薄之大敗之

趙鞅大獲齊粟 左傳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范吉射與趙鞅相惡久在朝歌故齊繼之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蒯聵所居邑）陽虎（時奔在晉）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先鄭師而結陣）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車多之狀）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鞅）誓曰范氏（吉射）中行氏（荀寅）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范中行二子伐定公而敗奔）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斯役志父無罪鞅自叛歸改名志父君實圖之圖賞若有其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再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域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王良御簡子衛大子蒯聵爲右登鐵上丘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聲公名亂從檡君助臣晉午定公名在

當時誇誕相競之氣雖番象圖形殆無以過

難國有叛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主擊刺故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以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仆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喜太子前怯後勇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言知氏將為難憂未艾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弓衣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上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木小兩靷皆絕以明前功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功改過遷

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爲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搆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哉

士蔑執戎蠻子 左傳哀公四年

楚人既克夷虎叛者乃謀北方單浮餘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士燮子罷盟於宋云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鞅趙孟曰晉國未寧范中行之難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至九州之戎在晉地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爲之卜鑾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

○衛

州吁脩鄭怨　左傳隱公四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宋穆公屬國於弟與夷使其子馮居于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先君是鄭伐衛以討滑之亂而求寵於諸侯一列於會不得致討故求之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石碏殺州吁及厚　左傳隱公四年

碏之至此事關宗社不得不然宋萬之弑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後此陳莒之爲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厚其子也初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石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可乃告老至是厚以州吁不安謀於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存而稱謚蓋追書之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真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簒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甯莊子託旱以伐邢 左傳僖公十九年

亦親率兵會伐
鄭欲定其位則
今日之舉且不
足贖前日之過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嘗與狄圍衛菟圃）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齊桓方死）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呂氏曰昔之善用兵者託於怪神以使其衆卜偃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妖誕不經何足深辨乃若衛之伐邢其所托有不得不辨者焉衛方欲伐邢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詭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滹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爲必然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卿歸火災於丁傅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甯非甯莊子乎

禮至滅邢勒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政卿國子也）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扶以出）殺之衛侯燬（成公名）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示勇）呂氏曰衛禮至行險僥倖戕人而取之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禮至之罪因金石而遺臭萬年也

○靈公激民叛晉 左傳定公八年

衛侯（靈）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晉成何與衛侯盟比之溫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別立君）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汝）子與大夫之子爲質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伐來）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激其怒）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

呂氏曰靈公以晉之侮避位而激其民而終能叛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靈公豈素撫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

蒯聵欲殺南子 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侯（靈）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舊通於南子者）太子蒯聵獻

盂邑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也以喻宋朝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
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
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
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
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
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
信義也以義為信

渾良夫謀廢置 左傳哀公十五年

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圉死通於内、良夫淫於孔姬大子在戚、蒯聵奔晉晉納之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至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及夜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大子爲婦人服而共載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被甲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欲令追輙召獲奉衛侯輙來奔魯孔悝立莊公、衛侯蒯聵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國之寶器輙皆將去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屏左右而言曰、疾

大子與亡君、輒皆君之子也召之輒而擇材焉可也若不

材器可得也廢之而因得其器竪告大子、疾大夫使五人輿豭

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

謂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落成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

甸、卿車兩牡、一轅兩馬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不敬

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紫衣袒裘帶劒而殺之

○鄭

公子突謀勝戎師 左傳隱公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莊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勇危在所忿信矣

評 王伐鄭而從者僅三國蓋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爲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衛擊其中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公子忽謀禦王師 左傳桓公四年

王桓奪鄭伯莊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

二國桓二年陳鄭雖會于稷蔡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故因王討而行以濟私忿要之只一不朝何必親行王之敗績豈非自取

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伍承彌縫以伍承偏彌縫其闕此蓋魚麗陣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視麾動則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子展欲堅與晉左傳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二國頻年伐鄭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不急爭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數侵宋犯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免晉楚之難鄭子展侵宋欲致晉師諸侯伐鄭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共將以

伐鄭鄭伯簡逆之伐宋鄭復與楚伐宋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悼會于蕭魚自是楚不敢與晉爭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子產欲使楚逞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康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言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宋

公子鮑簒位 左傳文公十六年

公子鮑禮於國人，欲結人心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恤民自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養老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求寵國之材人，無不事也。尊賢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親親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謂鮑等至于君祖母，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兵攻而殺之。文公鮑即位。

狂狡倒戟見禽 左傳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狂狡輅鄭人（迎伐）鄭人入于井（避之）倒戟而出之（待其出）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軍制之明）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反其所爲）戮也

寺人伊戾誣大子痤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平公生佐惡而婉（貌醜而心順）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子（謂大子）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擯相莫共其內言巳不行恐內侍闕職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太子及徵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即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之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娩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賈氏曰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大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大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大子乃信之不疑夫欿牲加書誰不能爲乎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因大子使不得自直而死大子君之亂也而輕之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佐與合比之死雖平公之昏闇歟亦有由哉

若是可乎後雖能
烹讒者亦無益矣

寺人柳誣華合比 左傳昭公六年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華臣嘗亂宋出奔陳 即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真氏曰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三尺童子誤聽於前猶必省悟於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區小數隨用輙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陳

轅濤塗復鄭申侯之怨 左傳僖公四年五年

齊侯 桓 以諸侯之師伐楚師退次于召陵 齊既與屈完盟將還 陳

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轅宣仲濤塗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勸使堅固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文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齊人伐鄭齊桓盟諸侯于首止以定王世子鄭伯逃歸不盟故治之鄭殺申侯以

讓而行攫國而親英氣豪畧是蓋當世

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齊

管仲使反侵地 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玩好物貴則其國奢物賤則其國儉

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供軍用]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二邑]使海於有蔽[似海依蔽]渠弭於有渚[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山於有牢[牧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陳乞僞事高國　左傳哀公六年

陳乞僞事高國者（齊景公命高張國夏立庶子荼而出大子陽生故乞欲害之）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舉其過）曰彼皆偃蹇（驕傲）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若疑）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高張）聞之與惠子

國夏乘如公、公宮戰于莊、六軌之道敗高國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陳乞既去高國乃使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是爲悼公尋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未至殺之

○秦

公孫枝定計處晉惠公 晉國語 讀

秦歲定帥師侵晉、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且背賂故侯歲終侵晉傳作伐至于韓、公惠禦秦師、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泥深馬陷遂止於秦、爲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爲臣子絕望逐之恐構諸侯之變構以歸、則國家

輩理亦適如此

多慮（恐知國家間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怨爲君憂（[illegible]）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雖無秦諸侯有害人君父者皆疾之）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

若使殺楚子楚大國也興師而來報怨區區之鄧能當之乎甚矣三甥之無謀也鄧之滅于楚蓋亦有由非三甥之言之中

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取其地而置官故知其政

○鄧

三甥欲殺楚文王左傳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時魯莊公十六年楚子伐

此節事情極爲曲折左氏叙之殊盡其妙

鄧十六年、(後十年)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于我之治亂反謂繫于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踈也朱氏曰三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使爲戕賊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邪

○楚

鬭伯比圖隨 左傳桓公六年

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上其事)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楚自失策)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季梁之賢不如少師之寵當以少師爲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
矣讐有釁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精兵在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時少師爲
車右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呂氏曰嘗考伯比之謀既假毁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慙復假少師之寵而狃季梁之策罔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墜其綱者乎

鬬廉敗鄖師左傳桓公十一年

屈瑕將盟貳軫二國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四國伐楚師莫敖患之屈瑕爲莫敖之官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備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方度四國之來而不疑楚至而恃其城走保之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伐紂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盟貳軫

屈瑕勝絞　左傳桓公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楚采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守其歸路而覆諸山下設伏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屈瑕以自用敗　左傳桓公十三年　已讀

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擧趾高

諫者有刑此係瑕之所以敗

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武曰必濟師欲益師恐其敗也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瑕嘗用鬬廉計敗鄖於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瑕必以無備取敗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與瑕不假借於輕易之人欲其敬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不整行伍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夾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呂氏曰屈瑕之禍鄧曼歸之蒲騷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

爲後所料

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中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鬬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鬬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

蔿賈謀伐庸 左傳文公十六年

已讀

楚人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地）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伐）振廩同食（卒下無異）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

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句澨之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潘尪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數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呂氏曰或曰楚之是役有廬戢黎之兵有子楊窻之諜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衆力用集大勛豈專蔿賈之功歎曰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邳彤以決河北之計則倉卒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不患無參勃信布患無邳彤不患無倉卒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蔿賈之一言退自竄於坂高之處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

發於亡之中而又

莽聞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塡溝壑耳賈也倡
言於庭扶楚國傾什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有生意淬
戈厲刃惟恐見敵之晚雖
無數子豈無能辦此者哉

巫臣竊夏姬 左傳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以夏徵舒殺君故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
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側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也遇弑無後殺御叔
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侯通于夏姬爲徵舒所弑戮夏南夏姬子徵舒爲莊王所[illegible]

出孔儀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奔楚喪陳國楚旣縣陳以討夏氏之亂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無爲取夏姬以速死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晉楚戰于邲知莊子射殺襄老不獲其尸知莊子載其尸以歸其子黒要烝焉上淫於夏姬巫臣使道焉曰歸道意於姬使歸鄭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許自鄭來召姬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邲之戰楚因知罃晉因穀臣射殺襄者故欲以穀臣襄老尸易罃

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
諸鄭鄭伯襄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楊橋之役代魯使屈
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
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
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
晉

巫臣復子重子反之怨　左傳成公七年　讀

楚圍宋之役以殺申舟故師還子重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
田自王共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奔晉）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巫臣蓋以一卒百人使吳留少偏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射御乘車戰陳皆吳所未有者故教之）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救之）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養由基敗吳師 左傳襄公十三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時皆士卒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伏兵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子彊敗吳師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屈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慮有水雨爲吳所獲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

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曰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郤宛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朝吳以名利累其心而莫知覺不智亦甚矣

王子勝圖遷許 左傳昭公十八年

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平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侍楚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鄭嘗滅許而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費無極喪太子建殺伍奢 左傳昭公十九年

楚子平生太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預逆女事 勸王取之 爲夫人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謂納建妻 何信

奇與雅重曲盡其態

奔則亦視之[若奔則亦視其形勢以救助]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逐楚子彊五人至其軍]簡師會之[楚合擊]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舒鳩

共王埋璧[左傳昭公十三年]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熊昭熊虎比黑肱棄疾]無適立焉[未定]乃大有事于羣望[星辰山川之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既齊而以長幼次序入]康王跨之[熊昭]靈王肘加焉[熊虎]子干

子胥皆遠之比黑胘平王弱棄疾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埋時微露紐以爲識蓋屬意於棄疾也鬬韋龜屬成然焉以其子託之且曰棄禮謂卜於神棄立長之禮違命謂立康王違當璧之命楚其危哉

費無極去蔡朝吳左傳昭公十五年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楚虔滅蔡朝吳從棄疾既而棄疾篡立復封蔡使居舊國故無極疾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平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可恥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

於是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貽楚憂）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歸，楚人皆殺之。（伍員奔吳，卒復父仇）

費無極出蔡侯朱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蔡隱太子有之子平侯盧之弟蔡侯朱之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平王爲蔡公時與子干子晳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遂入楚），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其

歷觀無極可謂讒惡之魁然聽其言者皆不能加察而俱墮其計中何也

子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費無極陷郤宛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囊瓦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藏其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

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楚平王卒吳乘其喪伐之圍潛令尹子常左尹郤宛皆救之聞吳亂而還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真氏曰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寃哉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構禍即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譏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

可恨極矣

○吳

公子光復取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司馬公子魴先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隧道置火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借衆力)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子光雞父之捷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讀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頓胡沈蔡陳許)奔命救州來(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兵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疾不起)

觀釁而動楚之釁誠多矣

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 蓋元帥亡軍無氣焰也）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軍事以威勝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謂蓬越非卿）多寵（軍中多寵人）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以不整而誘之）後者敦陳整旅（待戰）吳子（王僚）從之戊辰晦（兵忌晦其用此日蓋出楚所不意）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

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軍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伍員肄楚 左傳昭公三十年

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員自楚奔吳時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 恐任其勞 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恐奪其功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 異心 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

唐太宗觀兵籍謂曰千章萬條

不如多方以誤一句此真非特伐楚凡二代以下之取勝者未有不止斯者矣

必道敝疲於往來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闔廬柏舉之捷 左傳定公四年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蔡昭侯有佩裘唐成公有肅爽馬楚囊瓦欲而不與拘於楚三年既歸請師于吳吳王闔廬太宰嚭行人伍員方謀楚故起師伐之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囊瓦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遮之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隘路皆漢東之隘故欲塞之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欲死可以免貪賄召寇之罪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

[illegible]而示之以強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子取其妹季芉畀我以出奔隨吳入郢以班處宮公羊曰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胡氏曰吳能救蔡敗楚成伯討之功善矣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家氏曰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正楚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爲有則伯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王孫雄決計長晉 國語

吳晉爭長未成吳王夫差晉定公爲黃池之會將盟爭歃之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

曰於諸侯我爲伯邉遽乃至以越亂告時越王句踐率師襲吳獲大子友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不以年次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適從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㢈我旁擊曰㢈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使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王孫

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終謂老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轉退我絶慮而無遷道遠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晋不能以死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遣諸侯令歸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寛也一日惕疾一日留徐以安步王志安行必設許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

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於是秣馬食士服兵擐甲以挑
戰晉師大駭令董褐請事責以
僭王乃就幕而會吳
公先歃晉侯亞之

○越

勾踐檇李之捷　左傳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往亂其陳兩為吳人所禽不動吳陳不亂使罪人三
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治兵臣奸旗鼓元令不敏於
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持足大
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

夫差志氣如此

吳方晏安得志及其亡而不悟也

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勾踐謀伐吳　國語

王勾踐召范蠡而問焉吳報越敗之于夫椒越王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既歸而謀之曰先人允常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於不穀亦又甚焉見困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沒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

言天意如此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聲色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俳優憎輔相道者遠弼矯過者聖人不出忠臣解骨倦怠皆曲相御曲意取容莫適相非上下相偷苟且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言無災異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

所以窺吳與所以自處計深慮秘蓋必極其俱敗之勢而後乘之然後可以無敗

焉曰吳與子謀吳乎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言蟹食稻）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饑困愁怨之事未極）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見越如此不以為意必不脩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

之墾而不得食（怨墾於上而天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謂盛饌未具不及壺飧之能救饑喻欲伐吳之急不能久待）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謁之（謂伐吳）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滅之）

左粹類纂卷之七



